扫码关注“京晚江花”
把美文读给你听

海上美味

■ 文/图 黄政一

【一点海上】

有点故记股风，有点记忆。“海带几许的掌点一上风”，带岁月味道。

1980年7月12日，海上首家个体者陈贵根经营的饭店“味美馆”在华山路诞生。伊向亲友筹措2000多元，置办了电冰箱、桌椅、保温桶、电扇等用具，腾出一间自家住房作为店堂，开张第一天供应13个菜肴，代客买啤酒并自己配制冰冻橘子水、地栗羹。只可惜开了三个月就关张了。

1984年“老三届”丁宝根600元起家在乍浦路开出一家个体点心店，营业执照为虹口区001号。几年后升格成了“丁香饭店”，成为“乍浦路美食街”上“首位吃螃蟹的人”。乍浦路1989年有个体饭店13家，到1992年迅猛发展到76家。

1987年，王慧敏辞职在长沙路开出小饭店“小南国”，弹指一挥间，今朝仍风光。“黄河路美食街”也风光无限了二十多年，大大小小饭店摩肩接踵各家做自家的生意。每年年三十、大年初四子夜前，黄河路、乍浦路上的烟花爆竹那真是响彻天边，子夜之后还意犹未尽，马路上已铺上了“红地毯”。

三十多年来海上餐饮风起云涌，兴旺发达。有“来天华”、“阿毛炖品”、“我家餐厅”、“人人餐馆”、“致真酒家”、“白家餐室”、“欣欣小厨”、“美林阁”、“红子鸡”、“和记小菜”、“悦来酒家”、“王朝大酒店”、“鲜墙房”、“圆苑酒家”、“逸谷”、“上海人家”、“虹桥人家”、“煌庭人家”、“南伶酒家”、“家乡饭店”、“吉士酒家”、“花园饭店”、“上海壹号”、“老丰阁”、“牧羊餐厅”、“鹭鹭酒家”、“保罗酒家”、“葡萄园酒家”、“瑞福园酒家”、“咸亨酒家”。

还有“私房菜”、“老洋房”、“小屋餐厅”、“粥天粥地”、“绍兴饭店”、“海金滋”、“兰心”、“茂荣”、“春”、“衡山小馆”、“衡园酒家”、“沈记靓汤”、“海上爷叔”、“席家饭店”、“大风车餐饮会所”、“孔家花园”、“苏浙汇”、“丰收日”、“黄家传菜”、“上海早晨”、“上海老站”、“九车间”、“新农村”、“天天渔港”、“唐宫”、“东骏”、“叙福楼”、“采蝶轩”、“名豪”、“阿一鲍鱼”、“东亚潮州酒楼”、“避风塘”……

这些酒家的当家人大都是老上海，大都发展了二三十年，阿庆嫂当家的也勿少。有些店开在弄堂里，一只六七平方米的亭子间成了雅座包房。依想排好队一家家吃下来，估计要大半个月。对于老饕们来说眼福口福都有了，就是嫌皮夹子里分(喻钱)忒少了。“小南国”、“梅园邨”、“王朝”、“丰收日”、“顺风”、“申宴”、“海金滋”近二十年更是版图大扩展，有的甚至在海外生根，但有的因种种原因歇业了。

老人讲每天眼睛睁开第一桩事就是吃，一日三餐，雷打勿动。夜饭吃好火头军就在想明朝吃啥？而且要一家老小咨询一下。最最吃勿消的回答“随便”，让火头军憨脱一节课。火头军手上就是这几张牌，辰光一长，失效了。老朝没条件都是自己买菜烧，一家人将就着填饱肚皮。

现在条件好了，嘴巴都吃刁了，差点“下岗”的火头军倒是翻身得解放了。工作、生活节奏成了“快三步”了，也催生了各种饭店饭堂快餐厅面食店如春潮般地涌起。贴心的老板和大厨脑子动足，为了减轻五湖四海火头军们的压力，大力推送丰简随意的海派“半成品”或熟食，铜钿付了拎包就走。要么网上订购，快递小哥立马送达，路程近的拿到手的有些菜还是热乎乎的。

“静安别墅”有一位姓蔡爷叔开了一家馄饨店，为了把儿时记忆留住，伊拉出品的一碗小馄饨，卖相极好，汤头鲜，皮子薄，肉肉鲜，蛋皮、紫菜、虾皮、榨菜末、葱花、胡椒粉、精盐齐上阵，8元一碗，一直坚持，咬口上去皮与肉之间有空间感。肉肉新鲜，勿放料酒、姜葱去腥。坚持老味道，坚持老地方，坚持老价格，坚持付现钞。

“坚持收现钞，成就感满满。”蔡叔笑道。馄饨皮的好坏也决定品质的圆满，否则皮破心露“喇叭腔”了。面粉也有富强粉精白粉黑面粉。当时黑面粉价格最廉，且被宣传其营养价值超白面粉，“黑里俏”是阿拉对这种馄饨的昵称。现在要买这种面粉蛮难了。卢湾区顺昌路华良切面店至今有售，那绝对是一种惊艳的发现与收获。勿少人大老远慕名而来且排队迎候“稀世之品”。随着顺昌路的动迁，伊四处觅店终于在大木桥路安家落户，而制作场地安放在巨鹿路，因为情结因为老食客。

“耳光馄饨”的名字20多年前就听说，伊开在肇周路。店家深谙经营之道，“打了耳光勿肯放”比喻东西好吃得勿得了，伊就移花接木给自家馄饨贴上“耳光”一印记，吃了伊拉的馄饨定会眼冒“金星”，口吐“莲花”。阿拉的亲朋好友胃口好会从海上四面八方七转八弯去“打卡”。阿拉懒得去轧闹猛，就这样耳闻了20多年，后来听讲那条马路周边的老房要动迁了，那些面馆馄饨店都在找新址……

黄河路有点冷清

砒霜与蜜糖

■ 文/高小琪

【琪谈】

鲜衣赤马，嬉笑怒骂。

前段时间，一部日剧的台词截图在年轻人中悄然火了起来。女主角潇洒地表示：我不渴望升职，也没有宏伟愿望，更不想为了公司而活，我只希望能到点下班，喝啤酒、看电视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。

然而就在风华正茂的95后、00后们高举火把要求整顿职场PUA时，更多的中年人心里在窃喜，快辞职吧，这样我就不用失业了。

年轻人们总是拥有恣意潇洒的权利，每到春节前，各大餐馆的老板就愁眉苦脸地抱怨，现在的年轻服务员，给多少工资也不加班了，说过年一定要回老家，如果你威胁他们不加班过年后别来了，他双肩包一背，那我就不干了吧。

因为一个尚未婚配、没有育儿房贷负担的年轻人，只要挣够了自己吃饭的钱，就有资本任性——为了延续这种任性，他们甚至愿意选择永远单身，让初婚平均年龄从二十五升到三十五。

就算炒了老板，转身走入招聘市场，也多得是企业向你招手。985的有985的去处，高级工有高级工的归宿，只要一报年龄，23，25，分分钟找到下家。

中年人则没这么幸运了。无论是大企业一个工位干十年的勤勤恳恳，还是小公司生产销售一手抓的八面玲珑，一旦过了35岁走向40岁，职业生涯的剩余价值就急速缩水。

你贵了，不可能再和刚工作两年的毛头小子拿一样的工资；你慢了，潮流也看不懂，趋势也跟不上，再加上信息时代的知识颠覆，经验反而成为你吸收新事物的掣肘；你疲了，十余年枯燥重复的工作经历加上上有老、下有小的家庭羁绊，让你没有办法再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更不可能十年如一日的激情澎湃。

35岁之后仍没有进入上升通道的中年人，不能不承认自己只是性价比很低的鸡肋。

即便是年薪百万的高管，也不是就具备了不可替代的高级价值。后互联网时代，95后创业者和高管随时从风口起飞，而他们被风投和老板更看好的原因是“更懂年轻人”。无论是AI还是元宇宙，都是属于年轻人的游戏。

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·德鲁克曾说过，企业的首要责任是活着。哪怕是华为这样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，为了活下去，有时也不得不裁掉35岁的中年工程师。有数据显示，在2013到2015年这三年中，华为总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仅有27%。但薪酬包的复合增长率达到34%，人均薪酬增长58%，也就是说薪酬增长超过了企业的发展速度，还占用了研发、再生产和业务扩张的资金。企业不可能背着日渐沉重的包袱上战场，如果企业垮了，那么所有人的饭碗都砸了。

在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体系中，个体的职业生涯黄金期被压缩到只有十至十五年。岗位需求就像金字塔式分布，底层有大量的工作机会，而高层只有少数空位。升职无望的中年人往往难以在市场上找到相匹配的岗位，只好选择九死一生的创业道路。

广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的调研显示，中小企业平均存活期仅为2.9年。区块链分析公司DATAVLT做了一次大数据分析，预测96%的企业将在10年内倒闭。换言之，在全球范围内创业成功并能坚持10年的企业只有4%，大部分企业撑到两年多就倒闭了。

最令人伤心的是，在风险承受力上，中年人也远远不及年轻人。创业失败对于年轻人而言，可能只是跌倒再爬起，但对于房贷高、育儿成本巨大、赡养压力渐重的中年人来说，则是无路可走的绝境。

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。年轻人有大把青春与时光可以挥霍，遇到996的公司立马拍桌走人，中年人只能默默咽下上司的叱骂，点灯夜战到大楼里空无一人，再披星戴月赶回家，给熟睡中的孩子一个小心翼翼的温柔拥抱。

编辑 竺捷 版式 胡骏 校对 小伟